

看山阁集闲笔 【清】黄图珙着

看山阁集闲笔提要

《看山阁集闲笔》十六卷，清黄图珙着。图珙字容之，别号蕉窗居士、守真子，江苏松江人。生于一七〇〇年（清康熙三十九年），雍正间官杭州、衢州同知，乾隆中卒。所著有《看山阁集》，及传奇《雷峯塔》、《栖云石》、《梦钗缘》、《解金貂》、《梅花笺》、《温柔乡》等六种。

《看山阁集闲笔》，共分人品、文学、仕宦、技艺、制作、清玩、芳香、游戏八部。文学部又分文章、诗赋、词曲、诗书、法书、图画六章。现在本编仅摘取卷三中的《文学部词曲》一章。

《文学部词曲》一章，又分词采、词旨、词音、词气、词情、词调、曲调宜高、有情有景、词宜化俗、赠字、犯调、曲有合情、南北宜别、情不断等十四条。他对于作词制曲的主要见解，在他的后识中曾自加说明：“毋失古法，而不为古法所拘；欲求古法，而不期古法自备。”

《看山阁闲笔》，祇有《看山阁集》本。《看山阁集》，祇有一七四五年（乾隆十年）刻本。

看山阁集闲笔

文学部

词曲

宋尚以词，元尚以曲，春兰、秋菊，各茂一时。其有所不同者：曲贵乎口头言语，化俗为雅；词难于景外生情，出人意表。字字清新，笔笔芳韵，方为绝妙好辞，其声谐、法严处，不过取平、仄二声；较曲而有平、上、去、入，有开、发、收、闭，有阴、阳、清、浊，有呼、吸、吐、茹，审五音之精微，协六律于调畅，务在穷工辩别，刻意探求，稍有错误，致不叶调，如玉茗之《牡丹亭》，调虽灵化，而调甚不工，令歌者低眉蹙目，有碍于喉舌间也。盖曲之难，实有与词倍焉。因录数则，以博知音者一哂云尔。

词采

词虽诗余，然贵乎香艳清幽，有若时花美女，乃为神品，不在诗家苍劲古

朴间而论其工拙也。

词旨

字须婉丽，句欲幽芳，不宜直绝痛快，纯在吞吐包含，且婉且丽，又幽又芳，境清调绝，骨韵声光，一洗浮滞之气，其谓妙旨得矣。

词音

用字须活，用笔须松。活则亮，松则清。清如风，亮如月。其音节乌乌然，宛若在于风月光霁间也，宁不出于能活、能松之笔邪！

词气

词之有气，如花之有香，勿厌其秾艳，最喜其清幽，既难其纤长，犹贵其纯细，风吹不断，雨润还凝。是气也，得之于造物，流之于文运，缭绕笔端，盘旋纸上，芳菲而无脂粉之俗，蕴藉而有*麝兰之芳，出之于鲜花活卉，入之于绝响奇音也。

词情

情生于景，景生于情；情景相生，自成声律。

词调

曲调可犯，而词调不可犯。词就本旨，而曲可旁求。然曲可犯而词不能创，词可创而不可犯，则知词律不若曲律之严——细于毫发，密于针线，一字不稳，一音不圆，便歪歌者之口。今人岂若古人之巧，其虽有灵心慧性，妙笔幽思，而能自出机杼，创成新调之词者，已属罕得；更欲自立门户，创成新调之曲者，未之有也。

曲调宜高

《阳春》、《白雪》，言其调之高，有不可及者也。然亦不过在审音辩字

之间。如字有五音：为唇，为舌，为齿，为鼻，为喉，又为撮口，为满口，为开口，为闭口，为穿牙、缩舌，为半满、半撮是也。穷工极思，纤毫不爽，即平读去，亦即清响超越，又何让其《阳春》、《白雪》之独高妙哉！

有情有景

心静力雄，意浅言深，景随情至，情繇景生，吐人所不能吐之情，描人所不能描之景，华而不浮，丽而不淫，诚为化工之笔也。

词宜化俗

元人白描，纯是口头言语，化俗为雅。亦不宜过于高远，恐失词旨；又不可过于鄙陋，恐类乎俚下之谈也。其所贵乎《清真》，有元人白描本色之妙也。

赠字

词无赠字，而曲有赠字。如曲无赠字，则调不变，唱者亦无处生活；但不宜太多，使人棘口。

犯调

割此曲而合彼曲，采集一名命之，为犯调。知音者往往为之。然只宜犯本宫；若犯别宫，音调未免稍异；即犯本宫亦不甚安者，均宜斟酌。

曲有合情

落笔务在得情，择词必须合意。如燕饮、陈诉、道路、军马、酸凄、调笑，自有专曲。用之不得其宜，虽才情生色，亦不足取也。

南北宜别

南有南调，北有北音，不可混杂。如四声中上作去、去作上、入作去、上又作平、去上作平更作入等类，借音叶调，元为北曲地步，南曲断乎不宜。若

南曲仿此，则声不清圆，音无闪赚，其腔裹字、字矫腔、肉多骨胜之处，又何从得而知也。所以南、北宜别。北曲妙在雄劲悲激，南曲工于秀婉芳妍，不出词坛老手。

情不断

情不断者，尾声之别名也，又曰“余音”、曰“余文”，似文字之大结束也。须包括全套，有广大清明之气象，出其渊衷静旨，欲吞而又吐者。诚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也。

《琵琶》为南曲之宗，《西厢》乃北调之祖，调高辞美，各极其妙。虽《琵琶》之谐声、协律，南曲未有过于此者，而行文布置之间，未尝尽善。学者维取其调畅音和，便于歌唱，较之《西厢》，则恐陈腐之气尚有未销，情景之思犹然不及。噫，所谓画工，非化工也。

时乾隆丙寅秋，七月二日，静夜新凉，书于活水轩之北牖。峯泖守真子。

余自小性好填词，时穷音律。所编诸剧，未尝不取古法，亦未尝全取古法。每于审音、鍊字之间，出神入化，超尘脱俗，和混元自然之气，吐先天自然之声，浩浩荡荡，悠悠冥冥，直使高山、巨源、苍松、修竹，皆成异响，而调亦觉自协。颇有空灵杳渺之思，幸无浮华鄙陋之习。毋失古法，而不为古法所拘；欲求古法，而不期古法自备。窃恐才思渐穷，情澜益涌，虽不能自出机杼，亦聊免窃人余唾。不抹东村本色，何必效顰而反增其丑也！

戊辰春三月之望，峯泖守真子重识。